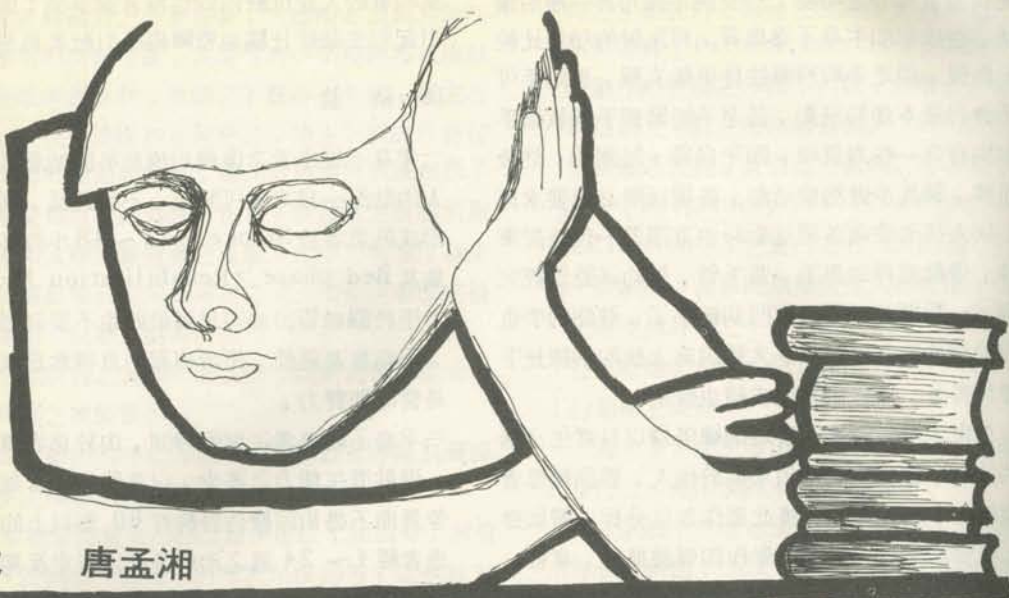


從 讀 書 談 起



唐孟湘

最近讀一好書：知識誕生的奧秘（梅棹忠夫著余阿勳、劉混輝譯；景鐘出版社出版）。我覺得學們如能讀一讀此書必有所獲。它提供我們一個為科學的讀書方法。難怪此書在日本轟動一時。

現在這個知識爆發的時代，各種科學的發展，以極大加速度增加的。過去這幾十年的發展比前個世紀的發展總合還要大得多。人的記憶到底有限，如果只憑老師在課堂上教的知識，恐怕一入社會就要發生知識貧乏的恐慌了。因此像知識誕生的奧秘這種「方法論」的書籍就顯得非常重要了。「何求得知識」比知識本身更為重要。所以我認為：學課程中增加「讀書方法」和「論文寫作法」一類課程是必需的。這使我又想到最近許多人提起的「減少必修課程，增加選修課程」的問題，我贊成認為是刻不容緩的事。

知道了讀書方法我們即使離開了學校仍能時時進步。大教育家 Bentley Glass 說得對：Professional and scientific education like an automobile is obsolete in about five years. 如果空了五年不看書就會與新科學進展完全脫節了。更重要的是知道了讀書方法才能擴展知識的領域，包括本行的，非本行的。雖然說學問是越來越專精化了，然而做為一個知識份子，能不知道南非共和國的地理位置？能不懂一點心理學好知道如何教育下一代嗎？所以任何人如果認為一出校門就可停止學習，那是大錯而特錯了。

前二個月我參加聯合國與內政部合辦的一個「社區發展講習會」。教課的是二位美國教授和一位

英國教授，他們對中國學生有共同的想法。即中國學生只會「記筆記」而不會想。我想這還是因為我們教育方法一向只重視「知識的內容」，而不重視「求知識的方法」之故。陳之藩先生在劍河倒影中曾說「牛津和劍橋二大學似乎把學生當成生物，讓生物去生長。別的大學似乎把學生當成礦物，讓礦物去定型。」關於教育制度的改革不是像說的那麼容易，我們暫且不談。學生們自己似乎也有責任，應該讓自己儘量去做生物，而不要變成了被人定型的礦物。用功讀書固然好，可是終日抱着死人骨頭背名稱，整夜背化學構造式也不是辦法。過一段日子總要抽出幾小時空閒去想一問題才對。所謂「mental jump」如果翻成中文「舉一反三」有點像是我們中國學生最缺乏的了。

事情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譬如我去年被指定擔任某課程，我總想能改變講員在上面講學生在下面抄的老方式，又想儘量介紹一些方法論的內容。但總因經驗與學力不足而無法達到理想。因此我儘量少點名（偶而抽點是想認識幾位同學）。因為我認為如果說學生有上課的義務那麼老師就有把課講得好的責任。這種關係應該是平等的。況且北醫的學生對學校的建議一向就不多。每次看到已經不發黑的黑板和不亮的電燈時都有這種想法。

是不是因為同學們都已經被定型成礦物了呢？這是值得深思的。